



## 江花

09

## 北风吹雁雪纷纷

■ 文/唐红生

小雪节气一到,气温持续走低,大雪也加快了脚步,翩然而至。《群芳谱》云:“大雪,十一月节,言积寒凛冽,雪至此而大也。”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也解释道:“大者,盛也。至此而雪盛矣。”由于我国幅员辽阔,自然界的雪与节令中的雪不完全同步。雪盛也好,雪大也罢,说的应是北方。而在江南一带,此时真不易见到雪,即便有,也是稀稀疏疏的。事实上,冬正一步步走向深处,时已仲冬。

阳光晴好的日子,倍感温暖。抬头望望天空,蔚蓝如洗,澄澈透明,一种旷达爽朗之感油然而生。偶见一两片树叶飞舞而下,姿态轻盈优雅,正扑向仲冬的怀抱。

“千里黄云白日曛,北风吹雁雪纷纷。”呼啸的北风带来了纷纷扬扬的雪,别有一番意味。你看,雪漫天飞舞,似玉一般莹,似银一般白,似烟一般轻,似絮一般柔。雪花在天地间反复涂抹,片片叠加,只用一色,大地渐渐银装素裹,粉妆玉砌,让人惊艳不已。雪落在枝叶上、瓦楞上、衣服上,发出簌簌声响,如同天籁之音,最能唤起内心小欢喜。

记忆中的雪要比现在下得大,屋顶、草堆、猪圈都覆盖了厚厚一层。地面一脚踩下去,雪真的很深。田野雾气氤氲,雪显得尤为磅礴。轻烟笼罩在

河面,溪水结了一层薄冰,透过晶莹剔透的冰面,能听到潺潺水声。“巧穿帘罅如相觅,重压林梢欲不胜。”雪落在树梢上,层层叠叠,似乎将要承受不住了。突然“扑”的一声,一坨雪从树梢上落下,四周格外宁静。光秃秃的树,变成玉树琼枝,俨然成了一道美景。芦花沾了雪,毛茸茸的,弯着细细的身子,一下子美丽了。

我和小伙伴们在雪地里追逐嬉戏,尽情撒欢,那份快乐和自在一如恣意飞舞的雪花。堆雪人、滚雪球、打雪仗,个个不亦乐乎。有的干脆“扑通”倒下,印出身子的模样;有的打个滚,嘿嘿笑个不停。即使手冻得有点麻木,身上却是暖暖的。

后来我十分爱读有关雪的古诗。“北风其凉,雨雪其雱。”那一片片雪花早就从《诗经》中一路飘来。“江上一笼统,井上黑窟窿。黄狗身上白,白狗身上肿。”唐代张打油这首咏雪诗,看似粗俗,却十分生动传神,朗朗上口,充满独特的韵味。每每读起,总会想起儿时,在村庄见到的情景。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晶莹的雪花挂满枝头,宛如一夜之间吹来了春风,一树树梨花悄然绽放。构思是何等奇妙,读来有如沐春风之感,无怪乎千古传诵。“夜深知雪重,时闻折竹声。”大雪易在夜间沉积,

林间有的竹子再也承受不住雪的重负,冷不丁“啪”一声脆响,被折断了。如此细致入微的刻画,恰好反衬出雪之大。

在老家有“小雪腌菜,大雪腌肉”一说,家家户户此时忙着腌制“咸货”,四处弥散冬日风情。各家养的肥猪要杀了,我家也不例外。母亲将八角、粗粒盐等放在一起炒熟后,在猪肉上用力搓擦。肉色慢慢由鲜转暗,然后腌入大缸,剩下的盐放进缸内,用石头压住,等盐味、香味都渗到肉里再取出。那肉经北风一吹,阳光一晒,特别香,仿佛闻到了越来越近的年味。

每年,父亲眼巴巴地盼望来一场雪。因为只要雪不成灾,对农作物非常有益。正如农谚所说:“尺雪抵寸雨,瑞雪兆丰年”“冬天麦盖三层被,来年枕着馒头睡”。小时候听大人们讲,厚厚的雪,像给庄稼盖上一层被子,保温保湿,有利于越冬。雪还能冻死一些虫卵,减少庄稼返青后的病虫害。后来在课本上又学到,雪居然是肥料。雪中的氮化物是雨水好几倍,一场雪相当于施了一次氮肥。

在我眼中,瑞雪不仅带来“六出飞花入户时,坐看青竹变琼枝”的闲情逸致,而且具有“恰当时日纷纷落,天宝瑶花助物华”的奉献精神。

## 山谷流泉摩崖石刻

■ 文/钱吕军

天柱山“山谷流泉摩崖石刻”位于安徽省潜山市天柱山镇“山谷流泉文化园”内。或许是紧邻名刹三祖禅寺的缘故,唐宋以来诸多文人墨客到此游历,并留有题刻。历代摩崖石刻密布于这里的崖壁磐石及溪谷河床,现存多达400余方。

深秋的山谷流泉文化园,层林尽染,游人如织。过了山谷桥,前行数十步,就可见路边岩石上留有题刻。继续往里走,崖壁上的题刻便越来越多。石牛潭向上不远是一片光滑倾斜的溪谷河床,溪谷一侧有几块巨大的崖壁磐石,上面刻满了文字。经友人指点,在紧挨河床处发现了署名“荆公”(王安石被宋神宗封为“荆国公”)的题刻,“水无心而宛转,山有色而环回,穷幽深而不尽,坐石上以忘归”。与其他题刻皆采用由右至左的书写方式不同,王安石的题刻顺着溪谷水流的方向,从左到右地刻写在崖壁上。且不说诗中蕴含的自然哲理和豁达之意,从这打破传统的题刻方式上,即可领略王安石不落俗套、领导标新的改革家本色。

依山谷溪流之形势,文化

园内建有荆公亭、东坡别业、涪翁亭和山谷精舍等古建筑。粉墙黛瓦、飞檐走壁掩映于青松翠竹红枫之间,移步皆景。友人们为眼前的秋色所吸引而纷纷驻足拍照。我仔细在溪谷崖壁上寻找苏轼的题刻,却总也找不到。后在崖壁边的一块牌子上发现了苏东坡的诗作:“先生仙去几经年,流水青山不改迁。拂拭悬崖观古字,尘心病眼两醒然。”据说,此诗是苏轼为纪念王安石而作。苏轼曾与王安石同朝为官,因反对王安石变法,而屡遭贬谪。但政见的不同,不影响两位大诗人、大学者的相互欣赏。此后两人在金陵和解,苏轼写下“骑驴渺渺入荒陂,想见先生未病时。劝我试求三亩宅,从公已觉十年迟。”的诗句(苏轼《次荆公韵四绝》之三)。也许,这就是古人的君子之交:“和而不同”。

“石牛洞里诗无数,尽在烟云缥缈间”。徜徉于山谷流泉摩崖石刻间,可以欣赏中国书法之精妙,这里真草隶篆行五体俱全,颜、柳、欧、米、赵各流派应有尽有;可以品读中国诗词之境界,这里或寄情山水、或咏物言志、或怀古思贤,

林林总总不一而足;可以领略中国文化之深厚,这里囊括诗词歌赋记铭,文体兼备。

余秋雨在《千年一叹》一书中,感叹中国之外的人类主要古文明“盛极必衰”,同时提出了“中国为何成了例外?”的问题,并试图从“地理环境的阻隔”“中华文明的体量”“统一又普及的文字系统”“实用主义和中庸之道”“科举制度”等五个方面作出解答。其实,从山谷流泉摩崖石刻中就不难找到答案:千百年来的中国的文脉不断。

由此观之,游历天柱山山谷流泉摩崖石刻,实是一次难得的文化之旅。



## 父亲的影子

■ 文/郑先平

父亲,是一个听起来多么熟悉,多么亲切的称呼;父亲,是一个想起时多么温暖,多么贴心的依靠;父亲,融大爱而不言,集严爱于一身,家的脊梁,爱的港湾;父亲,是一个为儿女插上梦想的翅膀,带着爱的希望,支撑儿女去勇敢翱翔的伟大的人。

每隔一段时间,十天半个月,我都会为父亲“挠痒痒”,陪父母亲天南海北的闲扯。生活是一种习惯,给父亲“挠痒痒”也成为了我的一种生活习惯。

我在为父亲“挠痒痒”时,会和父母亲说些工作中或女儿、外孙女成长的笑话趣事,父亲的眉头瞬间会有想掩饰又没掩饰住的舒展。一年又一年,我习惯了父母亲的那一头白发,在路灯下一闪一闪的,透着银光,父亲身板努力直着,步子却多少有些蹒跚,语音还算爽朗,但听力却已明显的差了许多。在儿子的心里,父亲还是当年的父亲,但父亲是真的老了,就算他再要强,心态再好,时光还是将苍老毫不留情地扔给了他。

父亲曾是一名生产队长,每天天蒙蒙亮就挑着担子,吹着哨子带领社员出早工了。上完早工回到家也只能匆匆喝上一碗能照得见人脸的稀粥;再出门时用秧篮挑起我和小妹去田头,我坐在秧篮里依稀听到一种有节奏的“咕嘟,咕嘟”声,原来是从父亲肚子里发出来的!

我们家祖籍是河南省罗山县田店乡郑家楼村,那时候的河南农村,我想象不到会是多么艰苦,但听父亲说:有一年村里饿死了很多人,家里实在是撑不下去了,祖父带着家人逃荒来到了镇江西乡的韦岗燕子窝村。逃荒不是要饭,在这里祖父靠着强壮的身体帮着人家做忙工、打短工,加之当地人的善良,总算在燕子窝安顿生存下来。现在整个燕子窝村的村民基本都是河南罗山人的后裔。

父亲除了带领社员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以外,还要参加各种各样的水利工程建设,无论是村边的大沟小壑,还是水库的土方截流,都留下了父亲的脚印和洒下的汗水。

父母真的老了,但父母却一点儿也不糊涂。天气好时我便带着他们去门前石凳上坐坐,晒太阳或搀扶着他们走上一圈,说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,女儿工作进步了,外孙女又长高了,村上谁家的孩子在哪里哪里工作了,说起燕子窝村上的人和事,父母好像都年轻了好几岁,那种笑不是一种呵呵的笑,却有一种荡漾在皱纹中洋溢出来的满足和惬意。

这几年,我越发感觉自己身上开始有父亲的影子,有时看着镜子里的自己,就像看到了年轻时的父亲。